

生活在人工化社會的你，是否忘了神創造的大自然？野地花朵如何綻放有機生命力？一顆芥菜種如何聯結到救贖之恩？足跡走向台灣山巔海角、部落農村，生命轉向生態文史的考查省思，帶你走一趟「哲學野徑」，發掘環境倫理的奧祕。

蕨代風華

■ 作者 / 陳慈美 (生態關懷者協會祕書長)

你們要過去得為業的那地，乃是有山、有谷，雨水滋潤之地。
耶和華你神所眷顧的，從歲首到年終，耶和華你神的眼目時常看顧那地。
(申十一11-12)

我們都會如過客離去 (pass away) ，
但我們也會傳承生命 (pass life on) 。～羅斯頓

羅 斯頓教授 (Holmes Rolston, III) 第二次訪台的行程，共計一個半月：2008年9月30日夜間抵達，11月15日離台，是趟縱貫台灣南北、橫越東西的旅程。

他抵台第二天，生態關懷者協會安排他到清幽的自然環境。主婦聯盟好友和我們搭乘林試所專車，從台南經美濃再到六龜。抵林業試驗所高雄六龜研究

中心扇平工作站後，張主任用整個下午作「專業」的導覽解說。

我之所以強調「專業」，是因為羅斯頓教授看到任何他不認得的植物，不論是樹木、是岩壁上的苔蘚或蕨類，都會仔細問到完整的學名，寫在隨身攜帶的筆記本上，晚上休息之前，再把



■ 扇平賞蕨

白天的筆記存入電腦裡面。帶他參訪的人，需要有相當的專業。因此，不論我們計劃去那裡，都會先安排適合的人同行。

蕨島大山蘇

隔天早上，我們往健行步道另一方向出去散步時，教授指著位於推廣教育中心附近一棵樹上的山蘇，以孩童般興奮的口吻告訴我們：「我從來沒看過這麼大的山蘇！」我到處觀望，想找找看這棵大山蘇在哪裡？看了半天，還是沒找到他讚嘆的大山蘇。仔細一問，原來是一棵我們認為中等大小的普通山蘇而已。我娘家位於新店花園新城，家門口院子裡岩壁上幾棵自己長出來的山蘇都比它還大，難怪我一直找不到教授口中「從來沒看過」的大山蘇。

全世界的蕨類共有三十九科，約一萬兩千種，台灣就有三十四科，約六百多種，其中有五十餘種屬台灣特有種，是世界上蕨類植物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，更是世界蕨類植物重要的種源庫。受地理位置、雨量氣候、地形變化及地質發展等因素影響，蕨類的蹤跡遍及各個角落：海岸、溪谷、森林、峭壁、高山——台灣得天獨厚成為蕨類的天堂，



■ 烏來信賢步道賞蕨

難怪有人因此稱台灣為「蕨島」。

自然恩典令人讚嘆

十月的第二個週六，在荒野保護協會三位朋友陪同下，我們與他一起前往烏來信賢步道賞蕨。

從台北火車站前教授下榻的YMCA旅館到烏來，大約只要半個多鐘頭的車程。抵達信賢步道時，儼然進入原始森林一般，讓羅斯頓教授對台北人感到十分羨慕。因為，我們才在週四帶他去參訪陽明山國家公園的火山地形，又在週五去關渡自然公園賞秋候鳥，週六則來到烏來。連續三天去的這些景點，離開熙來攘往的台北火車站前人潮，大約都只有半個多小時的車程就抵達了，因此，他一再表示：你們實在太幸福了。

我們告訴他，全世界只有兩個國家的首都位於山嶺環繞的盆地：愛爾蘭的都柏林和台灣的台北。台灣屬東亞季風氣候，受海洋氣流調節，豐沛的雨量提供植物溫暖潮濕的生長環境，因此，從台北市中心不管往東西南北哪個方向走，都可以很快地接觸到天然的環境。再加上台北縣市有十分便捷的大眾運輸工具，居民或遊客都能方便抵達這一大圈後花園的任何地點。只可惜，多數台北人常忽略了這令人稱羨的自然恩典。

最漂亮的圖鑑

我想起2004年春天，教授首次訪台（3.28-4.19）行程中另一件令人感動的小故事。

由於他大學時讀物理系，生態關懷者協會在系列講座中的第一場，安排他到台大物理系主講「走到水深之處——從物理學到環境倫理」，向年輕學子分享他變換跑道的寶貴生命經驗。

演講前的空檔，我帶教授到物理系館附近的書店：「台灣的店」。由於教授是位業餘的苔蘚類專家，因此，逛完書店後，他買了一本中文的苔蘚類圖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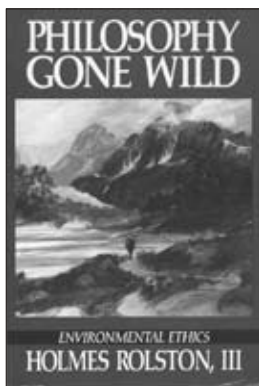
教授回美國一段時間後，我收到他寄來的一封電郵，告訴

我，他把那本圖鑑送給一位專業的苔蘚類科學家，那位朋友告訴他，那是他所看過最漂亮的苔蘚類圖鑑。

我相信，台灣自然生態的豐盛美麗，應該是吸引他再次來停留一個半月的主要原因吧！不是台北 101，不是故宮，不是美食，也不是濃厚的人情味而已！只是，有多少台灣人懂得珍惜自己的家園這份得天獨厚的自然恩典？

體驗先於論述

羅斯頓的第一本書《哲學走向野性》(Philosophy Gone



■ 《哲學走向野性》

Wild, 1986)，是 1968 至 1985 前後十八年間，發表於各期刊或書籍的論文集。全書十五篇文章，分四大單元。第四單元「體驗大自然」共五篇文章，是全

書最早寫成的一部分，分別發表於 1968、1971、1975、1979 年；第一及第二單元「倫理學與大自然」和「大自然的價值」，分別有四篇及三篇文章，寫於 1974、1979、1981、1982 年；而第三單元探討「環境哲學的實踐」，三篇文章發表於 1984、1985 年。

這樣的寫作次序，相當明顯地反應出他投入「環境倫理」領域探討的進程：親身體驗大自然是最重要的基礎，隨後才有倫理學的探討，最後再把「環境哲學」與具體的「環境議題」和「環境政策」結合，讓哲學不只是在象牙塔內咬文嚼字的思想活動，而是一種能夠在現實世界裡實踐的理論基礎。書中他指出：「《哲學走向野性》的最後一個單元，是我個人在這充滿價值與故事的地球上生活的自傳。」

我還留意到一件事：他出版這第一本書時，已五十四歲。儘管他 1975 年發表〈有生態倫理這回事嗎？〉(Is There an Ecological Ethic?)，已被確認是一篇重要的文章，但是，他真正受到廣泛的肯定，卻還得再等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之久。不過，他仍是幸運的，有生之年可親身經歷到大環境的變動，終於轉向他所提示的研究方向。也因此，

在許多文章或演講的場合，他曾表示個人的自傳被寫入世界層級的議程，並一再為這樣的際遇而感恩不已。

責任與價值

綜合《哲學走向野性》全書十五篇文章，內容涵蓋了「責任」與「價值」兩大類的問題。

有關「責任」方面涵蓋下列問題的探討：

— 我們對於自然物有任何責任嗎？或者，我們只對與自然物相關的人才負責任？

— 人類要怎樣治理大自然才是合宜的？

— 人類有可能遵循自然法則嗎？究竟要怎樣才算是師法自然？

— 我們對動物，至少對有知覺的動物，是否也具有責任？

— 我們對於瀕危動物具有責任嗎？或者，我們只是對於與稀有動物相關的人才負責任？

有關「價值」方面涵蓋下列問題的探討：

— 大自然只是為滿足人類需要而存在的資源嗎？因此，自然物也只是具有工具性的價值嗎？

— 或者，不論是否與人類有關，生態系本身是否具有內在價值？

——這些價值是存在於有機的個體裡面？或者是在他們的生物社群裡？他們本身只是社群裡的一部分而已。

——與自然相關的價值究竟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？

——這些由自然物所具有的價值究竟是什麼？

——當它們與人類其他價值衝突，與合法或不合法的工業上、商業上、開發上的需求矛盾時，我們如何在兩者間作取捨？

——為使貧窮的人獲益，我們究竟破壞了多少大自然？

——我們虧欠未來世代的大自然環境究竟有多少？

——目前有關「看重大自然價值」的爭論，如何重新與哲學圈內長久以來有關「自然論者的謬誤」這議題結合？亦即，把描述大自然「是什麼」(is) 移轉到指令式的倫理「應如何」(ought) 的爭議。

——「看重大自然價值」要怎樣與達爾文所描述「腥牙血爪的大自然」聯結在一起？

——最後，我們要知道，究竟「大自然的本質」是什麼？還有，在當代生物科學及哲學批判的亮光下，我們與自然對遇的經驗要怎樣才算是合宜的？

《哲學走向野性》的前言指出：雖然「大自然」是所有哲學探討裡面，歷史最為久遠的一個範疇，但是，「大自然」與現代世界的密切關聯，在二十世紀七〇年代之後，卻很少有其他哲學探討的範疇可以與它相比。近代在哲學領域，重新認真地去思考人類與地球生態系統之間應有的關係，所帶來的蓬勃發展，是前所未有的。在這之前，即使是最敏銳的觀察家也不會預測到，哲學領域會有如此巨大的轉向。

接下來，本文再介紹另一位曾經接受生態關懷者協會邀請，三度訪台（1999.10.31-11.7、2000.7.30-8.21、2000.10.15-10.20）的環境倫理學者柯倍德教授（Dr. J. Baird Callicott），他對這個哲學轉向的精彩說明。

兩種哲學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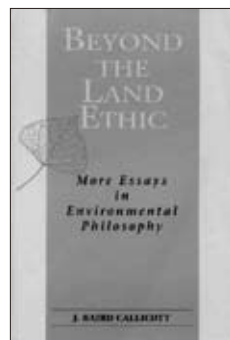
柯倍德教授舉一個生動的實例，來突顯一般人對哲學家「無能」的印象。他說：「地球第一」代表人戴夫·佛緬（Dave Foreman）有一次與環境哲學家尤金·哈格洛夫（Eugene C. Hargrove, *Environmental Ethics* 期刊創辦人及主編），辯論有關「地球第一」面對環境爭議時



■ 柯倍德 (J. Baird Callicott)

所採取「破壞手段」(monkey-wrenching) 的做法是否明智。佛緬斬釘斷鐵的表態：「我們主張以行動來表達哲學理念。」他對哲學家的「無能」更是直言不諱：「哲學家通常被認為是無能的，因為，除了把所有觀念分析到近乎荒謬的細微末節之外，他們什麼事都不會做。」

哲學家或環境哲學家真的這麼不堪嗎？在《超越土地倫理》(*Beyond the Land Ethic*,



■ 《超越土地倫理》

1999) 書中前幾章，柯倍德教授不但為「環境哲學」定位，也

針對許多來自不同領域的批評提出答辯，尤其從第二章「環境哲學『是』環境行動主義：最基進與有效的一種」(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Is Environmental Activism: The Most Radical and Effective Kind)，我們可以鮮明地看到作者堅定而充滿自信的風采。

書中，他用兩幅畫來說明哲學家有用或無能的差別。第一幅畫是躲在象牙塔裡，絮絮辯論類似「在一根針的針頭上可以容納幾個天使跳舞」之類的問題的哲學家，他們與真實的世界完全脫離了。第二幅畫是被法庭判處死刑的蘇格拉底，他並沒有犯洩露國家機密或謀殺皇帝的罪，只不過是質疑當時主流社會的宗教觀念和道德理想而已，但是，雅典政府當局卻深深體會到，他的質疑具有導致整個社會產生徹底變革的巨大潛力，因而不能見容於當時的社會。

「典範轉移」大業

柯倍德教授心目中的環境哲學建構，正是像上述第二幅圖畫所描繪的，是一種可能會導致整個社會產生徹底變革的「典範轉移」大業——從現代社會主流的培根——笛卡爾——

牛頓式的「二元機械論世界觀」(dualistic-mechanistic worldview)轉換成生態時代的達爾文——愛因斯坦——李奧波式的「整全有機論世界觀」(holistic-organic worldview)。

他追溯西方哲學傳統兩千五百年以來，每當「自然哲學」(natural philosophy)發生巨大的變革後約一個世紀，「道德哲學」(moral philosophy)就跟著變更。在前蘇格拉底時期的古希臘哲學家阿尼西緬奈斯(Anaximenes)和赫拉克利圖斯(Heraclitus)等人建構的「自然哲學」，大約一個世紀之後，也就是西元前第四世紀中葉，「道德哲學」才在柏拉圖、亞里斯多德及同時代的許多哲學家共同努力之下漸趨成熟。歐洲文藝復興帶來十六世紀的科學革命之後，新的世界觀建立了，於是，十七世紀的「道德哲學」，也因笛卡爾(Descartes)的「認識論」和霍布斯(Hobbes)與洛克(Locke)的「倫理學」而邁向成熟的階段。

柯倍德教授認為，如果歷史是一個可以參考的指引的話，那麼，在二十世紀前半葉物理學和生物學上所發生的巨大改變——相對論、量子力學、進化論、生態學的新發現——將會導

致二十一世紀「道德哲學」的變革。因此，他深信，二十世紀後期包括他在內的「環境哲學」探討，將會是未來世界「道德哲學」建構的先聲，也必定會導致整個人類社會在政治、經濟、社會各個層面的變革。

守望、修理、重塑

香港神學家余達心牧師指出：「在全球化的大勢下，西方世俗化的精神已主導著全世界。宗教傳統在科學主義及其他世俗化力量的壓迫下，退守信仰的私人壁壘，放棄守望、修理、重塑文化的責任。」(引自余達心，〈不能再讓大道遺於世外〉，2009.1.4，www.iQuest.hk)

在今天面對生態困境的現代社會裡，我們看到許許多多想提供解答的出路，有各種民間團體、官方機構、教育單位等，如雨後春筍般的設立；相關的出版品、電子資訊、影像記錄，多如牛毛，令人目不暇給。

深切的期待，有更多信徒能夠像羅斯頓教授一樣，以信仰的深層反省，進入當代的困境並與受苦的人站立在一起，引領人進入豐盛的生命，對當今扭曲的文化發出守望、修理、重塑的聲音。 ❖